

《法藏文圖》

釋迦牟尼佛像文

中國佛教藝術大典

77

八思巴文釋迦牟尼佛像文

徐光正文教園金輪印行

《法藏文庫》 碩博士學位論文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 77

八思巴生平與《彰所知論》對勘研究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印行

《法藏文庫》中國佛教學術論典 77 碩博士學位論文

監修	星雲大師	總編輯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總策劃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總編輯	永明	樓宇烈	王堯	方立天	賴永海	陳兵	方廣鋗
學術委員		輯		程恭讓		編輯	永進	藍吉富	慈惠	慧開	依空		
發行人		輯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		編輯	永本	滿果	慧	開			
出版者		慈惠（張優理）		二〇〇三年二月初版一刷		編輯	滿耕						
流通處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編輯							
法律顧問		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07）六五六一九二一轉一一一九				編輯							
工本費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編輯							
舒建中、毛英富		台北縣三重市三和路三段一一七號（02）二九八〇〇二六〇				編輯							
每册美金十五元		香海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編輯							
台北市松隆路三二七號九樓（02）二七四八三三〇二						編輯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佛學碩、博士論文第八輯（十冊）目錄，總目錄刊在第八十冊之後

- (71) 梵語悉曇章在中國的傳播與影響（周廣榮）
從《正法華經》看竺法護的翻譯特點（葛維鈞）
- 《五燈會元》動量詞研究（張美蘭）
- (72) 《南海寄歸內法傳》研究（王邦維）
《敦煌歌詞總編》校讀研究（曾良）
南宋五山與宋代寺院建築（申國全）
宋元江南佛教建築初探（趙琳）
- (73) 漢唐佛教建築發展之研究（王媛）
漢傳佛教建築禮拜空間探源（張勃）
- (74) 明代南京寺院研究（何孝榮）
- (75) 褪與禪宗寺院建築布局初探（戴儉）
雲南傣族小乘佛教建築研究（周浩明）
建築·宗教·文化（馮煒青）
- (76) 試論西藏藏傳佛教寺院建築形制的歷史演變（張欲曉）
西藏藏傳佛教建築裝飾題材的淵源及含義（于水山）
- (77) 八思巴生平與《彰所知論》對勘研究（王永彬）
《啟龍》
- (78) 西藏人文主義先驅更敦群培大師評傳（杜紅）
- (79) 中國佛教雕塑形式體系的建立（王魯豫）
能海法師評傳（王心革）
《一切宗派源流與教義善說晶鏡史》一書研究（孫悟湖）
- 佛教與中國傳統藝術審美思維（唐忠毛）
中國漢傳佛教藝術與佛教傳播初探（李桂紅）
- (80) 敦煌美術與古代中亞阿姆河流派美術的比較研究（劉波）
笈多藝術初探（王鏞）
佛教造像研究（張總）

《法藏文庫》中國佛教學術論典序

星雲

從印度佛教東傳以後，二千年來，經過譯經的魏晉南北朝時期之孕育，到達隋唐宗派的建立，佛教思想在中國熱烈的展開，成為中國文化史上輝煌的時代。後來又有歷代高僧大德、學士文人，他們為佛教撰述許多著作、註釋、論議，讓佛教的義理急遽發揚。

到了晚清，直至今日，在這一時期的思想、文化、學術之中，既有古今學術的辯論，又有東西文化的爭議；其詭譎怪異，錯綜複雜的過程，讓有心的人士備感中國文化需要轉型和重組。加之這一百年來，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宗教、倫理的基礎，面臨全面的衝擊，甚至破壞，急需有傳承、代替的精神和內容。

如果說，中國文化由先秦諸子百家的學說，和佛教隋唐諸宗的思想之開展，奠定了中國文化基本的色調，那麼吾人也深信，二十世紀的中國思想文化繽紛雜陳，也將會奠以後數百年，甚至數千年中國思想文化的基礎。因此，二十世紀的思想無論利弊、新舊，種種的紛雜激盪，對未來的影響可說無比的深廣！

佛教信仰的存在，不可能超越於時代的文化、思想，以及政治、經濟、學術之外。雖然二十世紀的中國佛教曾遭遇到全面的生存危機，所幸由於一大批高僧大德、檀那信眾，以及社會人士的關心、支持和努力，還有許多以學術著論的學者、教授，正反不同的議論，形成佛教在中國文化裏面存在的價值；這不但帶動中國佛教走出生存的困境，而且廿一世紀的來臨，「人間佛教」的建立已經激發出佛教新的動力，繼續發揮其利濟人天、淨化世界的莊嚴

事業。

在二十世紀的中國佛教裏，有改革派與守舊派之爭，也有僧侶佛教與居士佛教之論，甚至有大小乘、南北傳，和漢藏傳承的爭議。不管那些由於地理、氣候、文化、習慣之不同所形成的各地區佛教，歧異紛陳；但經歷「人間佛教」的提倡，在歷經思想與實踐之後的磨練，可以說已經逐漸成熟和定型，「人間佛教」必然成爲當代中國佛教思想的主流。

隨著二十世紀佛教思想分裂的情況即將成爲過去，在這世紀交替之時，佛光山繼續過去三十餘年來，在舉辦學術會議、編纂學術專刊、重編大藏經等既有的努力和成績上，我們又在廿一世紀來臨的此刻，成立「法藏文庫」，計劃分成數個階段，以三至五年爲期，將近百年來的佛學碩、博士論文及中國佛教文化論叢之佛教文獻，有計劃且有系統的加以整理，編輯出版，以迎接廿一世紀「人間佛教」的需要，自是意義深遠。

在整個《中國佛教學術論典》的出版計劃中，第一步是將中國大陸學界的佛學碩、博士論文，予以蒐集、整理和出版；繼之而台灣，而世界各地漢文論典的編纂，這便是《法藏文庫》「中國佛教學術論典」的編撰緣起。

現在，茲將我們的編撰旨趣說明如下：

第一、中國佛學碩、博士學位的培養工作，在大陸和台灣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開始起步，歷二十餘年的發展，經過老、中、青數代學者持之不懈的努力，如今這一領域由於中國大陸新人輩出，佳作不斷，成果輝煌。大陸二十年來的佛學碩、博士學位論文，選題涵蓋了佛教經典研究、佛教思想史、佛教文獻學、佛教制度與教史，以及敦煌藝術學、藏傳佛教，甚至近代中國佛教及世界漢文佛教研究等眾多的領域；並且採取了哲學、史

學、文獻學、語言學、文化學、比較宗教學等多種研究方法。佛光山多年來也始終秉持「以文化弘揚佛法」，提倡和鼓勵教界重視學者的研究；現在看到中國大陸學界二十年來的佛學碩、博士論文視野開闊，主題多元，個性鮮明，成績斐然，內心至感欽佩！

第二、學術研究雖然是學者個人的事情，但學者的人生觀念不可能完全脫離於一般的社會、思想、文化和環境，學者們所關心的課題，他們提出問題及解答問題的方式，往往受到一定的學術文化傳統及社會政治經濟環境的影響與制約。由此而論，海峽兩岸的佛教學術研究，就當然會表現出各自的個性與特點，其相互之間，因而也就有彼此交流、溝通及互補的必要性。據我所知，台灣學界一些學者非常注意收集大陸的佛學碩、博士論文，因為他們覺得大陸的佛學碩、博士論文，反映了大陸佛教學術研究的最新動態，值得台灣學者們借鏡與參考。然而由於個人的連絡及資訊畢竟有限，他們也就很難窺見大陸佛學碩、博士論文的全貌。現在，《法藏文庫》努力將大陸佛學碩、博士論文予以系統的蒐集、出版，目的就是提供台灣學者更容易瞭解大陸的佛學研究動態，為兩岸佛教學術更進一步的交流，提供一些方便和機會！

第三、台灣自六十年代左右開始，在各個大專院校成立佛學社團，興起了研究佛學的熱潮。當時由於師資難求，深感佛法之寶貴；自詹煜齋先生提供大專佛學論文獎學金之後，佛學著作就紛紛發表。近年來，各大學也准許設立宗教學院、佛學系等，並由於研究科學的人參與研究佛學者眾多，如圓覺文教基金會長期從事「佛學與科學」的座談會，邀請中央研究院梁乃崇教授、台灣大學教務長李嗣涔教授、東吳大學陳昌祈教授等發表論文；十餘年來，台灣學界所發表的論文，為數可觀。因此，本論典將在中國大陸的佛學碩、博士論文發表到

一個階段後，接著繼續發表台灣的佛學碩、博士論文；而後將把海峽兩岸的學者、教授、專家之創作，以「中國佛教文化論叢」的計劃，結集出版，供給學者研究，以光大佛法。

第四、佛光山自一九六七年開山創建之後，於一九七六年即編印、發行《佛光學報》；之後又每年舉辦學術會議，出版《佛教學術年刊》，自一九七六年到現在，從未間斷。

佛光山除了編撰學報專刊以外，一向也以文藝化、大眾化的雜誌論文，化導世間，以期發揚佛學之幽光，弘通佛教之奧義。現在在佛光山所創立的大學，如南華大學、佛光大學、西來大學，乃至佛光山叢林學院，均鼓勵師生撰寫佛學論文；《普門學報》也因此於西元二千零一年元月誕生了。

今後，《中國佛教學術論典》暨《中國佛教文化論叢》，將和《普門學報》配合編撰、發行，以提昇佛教的義學，培養高級佛學人才，此乃吾等佛子不容推卸的職責所在矣！是爲序。

二千零一年元月 于佛光山法堂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凡例

一、本論典將出版中國海峽兩岸暨世界各地華文碩、博士論文專集一百冊，自西元二千零一年元月起印行，為期三至五年內完成。

二、本論典每冊收集碩、博士論文一篇或數篇，每冊約三十萬字左右，一律布面精裝。

三、本論典除刊登作者的相片、姓名以外，對於指導老師及答辯的時間，都有詳明列出。

四、本論典為非賣品，旨在提供學術界研究參考之用。需要者酌收工本費，每冊美金十五元。

五、本論典所刊論文，均已獲得作者同意授權出版，除作者本人外，請勿轉載或翻印出版。

六、本論典內容不代表出版單位的思想和觀點。

七、本論典刊行後，將繼續編輯《中國佛教學術論叢》，以供廿一世紀研究佛教學術者之參考。

八、歡迎海内外學者提供著作，酌奉稿酬。

九、本論典為佛光山宗務委員會發行，所有出版經費，悉數由佛光山宗務委員會提供。

十、聯絡處：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地址：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

電話：（〇七）六五六一九二一轉一一一九

E-mail : fgsastw7u@mail.fgs.org.tw



王啟龍，一九六四年生於貴州。一九七九年先後就讀於興義師專和貴州教育學院英語系。一九九〇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一九九三年獲文學碩士學位。同年考入中央民族大學，主攻藏學，一九九六年畢業獲文學博士學位。曾在貴州某縣中學及黔西南師專英語系任教。一九九八年起任清華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二〇〇〇年起兼任國家教委文科研究基地研究人員。二〇〇〇年九月至二〇〇一年八月作韓國高等教育財團國際學術交流學者在成均館大學做訪問教授，從事元代漢藏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工作。主要專業領域為藏學和語言學。著有《八思巴評傳》、《中國藏學史》（上冊，合著）等，編有《中國現代學術經典·趙元任卷》、《中國藏學》（上冊，合著）等。另在《華學》、《中國藏學》、《西藏研究》、《清華大學學報》、《語言教學與研究》等多種學術刊物發表論文約三十篇。

八思巴生平與《彰所知論》對勘研究

中央民族大學語言學系博士學位論文

作者：王啟龍

指導教授：戴慶廈 王 奕

答辯通過時間：一九九六年

目 錄

凡例	總序	星雲大師
八思巴生平與《彰所知論》對勘研究	王啓龍	1
導言		1
上篇 八思巴生平研究		7
第一章 家世傳說		7
第二章 少年時代的八思巴		29
第三章 青年時代的八思巴：聯合忽必烈		77
第四章 一二六〇——二六九：元朝國師八思巴		131
第五章 一二七〇——二八〇：元朝帝師八思巴		197
下篇 《彰所知論》對勘研究		257

目 錄

第六章	《彰所知論》藏、漢文版本及相關問題	257
第七章	有關人物考述	269
第八章	《彰所知論》史料來源述略	303
第九章	《彰所知論》藏、漢文本對勘釋讀	321
	主要參考文獻	505

導 言

中華民族是歷史長期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多民族共同體，數千年來，這個偉大而神奇的人類群體巍然屹立於世界東方，創造了古老悠久而又璀璨奪目的中華文明史，其中藏族人民所創造的藏族歷史文化無疑是其重要組成部分之一。而在整個中華文明的創造過程中，各個歷史時期各民族人民都無私地奉獻了自己的勤勞與智慧，同時湧現出了一批批作出傑出貢獻的歷史人物，他們像閃爍的明星，永遠在中華文明進步的歷史長河中放射出無盡的光輝，中華民族世世代代會記住他們，他們的功勳和精神不朽！在這些耀眼的明星中，元代藏傳佛教薩迦派高僧，人稱「聖者」的八思巴帝師當算其中一顆。

本文要討論的正是這位偉大的聖者及其名著《彰所知論》。我們知道，八思巴示寂（一二八〇）已經七百餘年，但數百年來，人類並沒有將他忘卻；相反，他的聲名越傳越遠，其事跡可謂遍布全球，國內外研究八思巴的著述難以數計。因此有人會問，既然如此，再研究他是否還有必要？另外，八思巴一生著作宏豐，為什麼單單選中《彰所知論》來研究呢？對此，筆者有必要略加解釋。

十三世紀的中國是一個極不統一，多個民族地方政權並存的國家。當時大漠南北以及中原各地均處於人心不安、飽受戰亂之苦的特殊歷史時期。在藏區亦然，自從朗達磨滅佛（一二四二）起，數百年來一直處於地方僧俗權貴、封建領主割據而治、互不統屬的混亂局面。可以說，西藏和中原各地民衆都已飽受國家分裂、時局動蕩之苦，都渴望和呼喚一個能夠安身立命、休養生息的和平統一時代；而此時成吉思汗及其後繼者正是順應了這一歷史潮流，故

而蒙古汗國的力量得到迅猛發展，大有威震大漠南北，直逼中原各地，一統中華大地的不可逆轉之勢。

秉性特殊（人稱「聖者」）的八思巴正是在這個特殊的時代誕生在一個特殊的家庭（而成為薩迦派法定繼承人），接受了特殊的教育（師從其伯父薩迦班智達），從而有了特殊的經歷（一二四四年隨薩班赴涼州並於一二四七年見闕端，從此與內地有了特殊關係），並在後來繼承薩班事業完成了特殊的政治使命：在薩班聯合闕端之後，繼續聯合忽必烈，並與之共同繼承前輩事業，促成了西藏正式歸順大元帝國，實現了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再度統一這項光輝偉業。可以說，客觀上是時代造英雄，那個特殊的歷史時代造就了八思巴這一傑出的人物；然而，除此而外，還有八思巴本人畢生不懈的主觀努力（這些我們將在後文中詳述）。

於是，在多數史家和學者筆下，八思巴這一人物自然地主要是著墨於其作為政治家、社會活動家來陳說和描述，這樣一來，當然就更宜於主要從歷史和政治的角度來看待八思巴，可以說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對來說已經非常豐富，相當深入，蔚為大觀；把八思巴作為一位學者來研究的著述則相對較少。而八思巴之所以能完成這樣偉大的政治使命，是以其淵博的學識密切相關的，如果他不是一位大學者，一位具有巨大感召力的智者高僧，是很難實現自己的遠大政治抱負的。

爲此，我們試圖在學習和繼承前輩學者和同行成果的基礎上，在敘述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八思巴的基礎上，盡可能地勾畫出「學者八思巴」的面貌，從而對其一生的著述簡況有個較為詳盡的瞭解，並從中擇一而研習之，這就是《彰所知論》。而八思巴著述繁多，我們爲什麼擇此而非彼呢？其中緣故事實上已有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爲我們作出了回答：

王森談及八思巴時說過：「八思巴著述三十餘種，其中以爲元太子真金所說的《彰所知

論》最為流行①。「這不無道理，此書除一般佛學知識外，還講述了一些西藏歷史、蒙古王統等內容，歷來為學者所重視。早在本世紀三十年代，一代史學宗師陳寅恪廣治民族關係史、西域史時致力於《蒙古源流》考證，發現《蒙古源流》之基本觀點和編制體裁都淵源於《彰所知論》！他運用歷史語言學方法，取《彰所知論》卷上「情世界品」中吐蕃蒙古王族名字，以舊史校之，遂得其《蒙古源流》研究系列之三：《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提出了全新的見解：

① 王森《西藏佛教發展史略》，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下簡稱《史略》），第七五—七六頁。《史略》係中國第一部全面、詳實地以史料求證，運用歷史語言學方法研究藏傳佛教史的傑作。全書共分十篇：一、吐蕃時期的西藏佛教；二、佛教在西藏的再度傳播並在民間得勢；三、寧瑪派；四、噶丹派；五、薩迦派；六、噶舉派；七、其他小派；八、格魯派；九、元代任命薩迦派領袖管轄衛藏十三萬戶；十、明代衛藏地方政教情況。另有兩個附錄：《宗喀巴傳論》、《宗喀巴年譜》。雖然此書一九八七年才正式出版，實際上早在一九六五年四月就由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研究室編印成冊，在學術界流傳，題為《關於西藏佛教史上的十篇資料》。此書對學術界和社會的影響應從此算起。正式出版時，十篇資料未作任何更改，只是附錄中補進《宗喀巴傳論》和《宗喀巴年譜》，以彌補對藏傳佛教中宗教改革運動敘述不足之缺陷。可見，《史略》與十篇資料的構架、設想和體例完全相同。《史略》的思想觀點早在二十多年前已經成熟。縱覽《史略》全貌，正如王堯所說，有如下特點：廣收博覽，追求真實；梳理史實，探幽抉微；以歷史觀點統馭真實史料，撥開宗教迷霧，還其本來面目。與國外著述相比，亦有其特點：重視史料；重視漢、梵文材料及語言上的功能；重視西藏當地社會的實證材料。詳見王堯著《藏學零墨》，第二八五—三一四頁的專門書評。

元帝師八思巴爲忽必烈制蒙古國書。元亡而其所制之國書亦廢而不用。《彰所知論》者，帝師爲忽必烈太子真金所造。其書依仿歷世阿毗曇之體，據摭吐蕃舊譯佛藏而成。於佛教之教義固無所發明，然與蒙古民族以歷史之新觀念及方法，其影響至深且久。故《蒙古源流》之作，在元亡之後將有三百年，而其書之基本觀念及編制體裁，實取之於《彰所知論》。今日和林故壤，至元國字難逢通習之人。而《蒙古源流》自乾隆以來，屢經東西方文字之遜譯（滿文、漢文及德文），至今猶爲東洋史學之要籍。然則蒙古民族其文化精神之所受於八思巴者，或轉在此而不在彼，殆亦當日所不及知者歟！^①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除了陳寅恪《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之外，後來無一專究《彰所知論》之力作問世^②，只是在某些論著中提及或輕描淡寫而已。這實是一件憾事，是我們應擔負起的責任。因爲我們現在處於一個嶄新的時代，國泰民安，文化勃興。我們有安定的環境和前人奠定的堅實基礎。這個方面值得一提的是，中央民族學院（即今中央民族大學）成立以後，民族學科發展迅猛，成績喜人。尤其是在一批老學者的帶動下，民族語言及其他民族學科得到迅速發展，爲國家輸送了一批批優秀人才，有好些已是著名專家，遍布於全國各地。在一代代人的努力下，民族語言得到調查研究，民族古籍得到挖掘整理，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比較突出的有如藏文古籍的出版、整理和翻譯，大大推動了于道泉等所開創的中國藏學的發展，並爲世人所矚目。此外，改革開放促進了國內外文化交流，藏學亦然。我們現在不但可以閱讀到前人無法想像的著作，而且能自由借鑒國內外同行的成果。所以，我們沒有理由不去繼承和發揚前人未竟之業。需要說明的是，我之所以能做這個工作，主要是感謝這個時代和人民爲我提供了這個機會，並不是因爲自己比他人聰明，而是自己幸運。我們每個人都得永遠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向前邁進。故而本文擬在借鑒國內外學者成果的基礎上

，對八思巴生平及其《彰所知論》作一比較全面的探討，作為自己的博士論文。具體做法如下：

全文分爲上篇、下篇兩大部分。上篇爲「八思巴生平研究」，下篇爲「《彰所知論》對勘研究」。要知其文，必先知其人。研究《彰所知論》當然必須對其作者八思巴有所瞭解和介紹。這方面學者們已經做了許多有益的探討，本文上篇（一至五章）只是在借鑒既有成果的基礎上，力圖全面勾畫八思巴一生的生命歷程。除了八思巴的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形象外，盡可能地描寫其作爲學者的形象。在下篇（六至九章），我們的做法是，首先對《彰所知論》的藏、漢文版本分別作必要的介紹，對兩種不同文字版本的異同進行描述；對與此者有關的兩個重要人物，真金和沙羅巴進行必要的考述；然後，對《彰所知論》史料來源試作簡

①陳寅恪《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三分，一九三一年版。

②《彰所知論》，漢文存於漢文大藏經，藏文存於《薩迦五祖全集》。關於其漢藏文版本詳見本文下篇。
國外對此有所研究的文字不多，唯有P. C. Bagchi（一九四七）有文專論此著，可惜錯訛較多。但有不完整的英譯文見於圖齊（G. Tucci）的《西藏畫卷》（*Tibetan Painted Scrolls*）卷一的第一〇三頁和第二五七頁和P. C. Bagchi的文章中。蒙文譯文見於海希西的《蒙古統治時期家族和寺院書寫史》卷一，第二六三四頁（一九五九，威斯巴登）。新近王堯旅歐參加第七界國際藏學會議，寄來波蘭學者Agata Bareja-Starzynska 提交的論文《八思巴上師「彰所知論」的蒙文譯本考》之英文提要，可惜大會文集尚未出版，無緣以睹其全貌。國內談及《彰所知論》的論著很多，有如王森（一九八七）、蘇格魯（一九八九）、蕭蒂岩（一九八三，注^⑤）、陳慶英（一九九一）等等，但專門研究的作品尚未見到。